



冬日传奇

马克·哈普林
Mark Helprin

WINTER'S TALE

APTU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美] 马克·哈普林
Mark Helprin

冬日传奇

WINTER'S TALE

李函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日传奇 / (美) 哈普林著; 李函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6

ISBN 978-7-80769-641-4

I. ①冬… II. ①哈…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344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 01-2014-1566

WINTER'S TALE

by

MARK HELPRIN

Copyright: © 1983 BY MARK HELPR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XINDABOYA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冬日传奇

著 者 | [美] 哈普林

译 者 | 李 函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孟繁强

责任编辑 | 孟繁强

装帧设计 | 宋 氓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507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641-4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曾去过另一个世界，又回来了，听我说。

01 一个关于世界的故事

献给我父亲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座城市

目 录

序 章1

第一部 城市3

- 脱逃的白马4
- 寒冷早晨的渡口9
- 波力·梭姆斯16
- 彼得·雷克悬挂在星辰上30
- 贝佛莉67
- 入浴女神77
- 沼泽上90
- 库西里斯湖99
- 印刷厂广场上的医院120
- 流血之地132

第二部 城之四门149

- 城之四门150
- 库西里斯湖151
- 潮流中179

新生活233

地狱门248

第三部 太阳……与鬼魅267

世上没有偶然268

彼得·雷克归来269

太阳……280

……与鬼魅294

佩提帕斯的初夏晚餐299

机械时代306

第四部 黄金世纪337

云朵简史338

炮台大桥339

白马与黑马365

阿富汗白犬389

阿比西米拉德归来397

化外之神407

献给切尔西的士兵与水手431

光明城市448

黄金时代469

尾 声503

序 章

一座伟大的城市只是自身的倒影，当尘埃落定，它所包含的美景与影像也只是远为复杂的蓝图的一部分。如果像读书一样读这份蓝图，纽约将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全世界都通过帕里萨德崖^①将自己的热情输入城市，让纽约远胜自己原本应有的样子。

但这城市现在一如往常被旋绕它的白色物质所遮蔽——它们以无法测量的速度向我们冲来，在雾中发出呼啸风声，冰冷无比，闪烁翻滚像是不断从引擎冒出的蒸汽，或是货堆上落下的棉花。不止息的声音织成炫目的白网无情地掠过，而那块白色布幕正在分裂……一座如同明镜般光滑清晰的空气之湖从云端中显露而出，看起来像是白色飓风的深邃圆眼。

城市坐落在湖底。从我们高耸的位置看来它似乎渺小又遥远，不过其中的活力却显而易见，因为就算这座城市看似不比甲虫大多少，依然充满活力。我们逐渐下坠，这迅速而未被察觉的降落会将我们带入另一种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默默绽放的生活。完全无声地落入逐渐活动的画面中，我们遇见了冬日之色组成的绚丽场景。这些色彩强而有力，它们正呼唤着我们。

^① 编者注：帕里萨德崖，哈德逊河西岸的陡峭悬崖，纽约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

第一部 城市

脱逃的白马

那儿有匹白马。这是个沉静的冬季早晨，薄薄的白雪温和地覆盖着街道，天空还可以看见闪烁的星辰，除了东方，那里已经涌起明亮的蓝色洪流。空气一动不动，但很快，太阳升起，来自加拿大的风吹向哈德逊河，空气也开始浮动。

这匹马是从他主人布鲁克林的小隔板马厩里逃出来的。他独自在天亮前穿过威廉斯堡桥的马车道，当时道路收费员正在暖炉旁睡觉，满天星辰依然在城市上空闪耀。桥上的新雪掩盖了马蹄声，他有时转头四处观望，看看自己有没有被追踪。他身体温暖呼吸平稳，刚刚才在死寂的布鲁克林走了四五英里，经过路边寂静的教堂与关门的店家。在远远的南方，纽约湾海峡漆黑冰冷的水面上，只能看见一艘驶向曼哈顿的渡轮发出的闪烁亮光，此刻的曼哈顿只有渔市场的工人醒着，等待归来的渔船穿越地狱门^①与黑夜驶进港口。

马儿有点疯，但他还是担心自己干的事情。马儿知道他的男女主人很快就会起床点亮灯火，猫儿会极其丢脸地被丢出厨房门外，飞进一堆白雪覆盖的木屑里。蓝莓和热面糊的气味与火堆中的松木香味混合在一起，不久之后主人会越过庭院到马厩例行喂食，将马儿套上运送牛奶的马车。然而，他不会在那里。

这是个很棒的玩笑，反抗让他的心害怕得怦怦跳，他很确定主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虽然知道应该会遭到一顿痛打，他也觉察到主人会被这前所未有的反抗逗笑，感到高兴甚至被触动——好像一件完美执行的英勇事迹。一般粗糙又不起眼的捣蛋行为（譬如踢倒马厩的门）可能会让马儿挨上一顿鞭子，但就算

^① 译注：纽约湾峡口。

在那种时候，主人也不见得会拿出皮鞭，因为他厚爱活力饱满的动物。此外，他非常爱护白马，更不介意穿过整个曼哈顿（马儿经常去那儿）去寻找，这让他有机会叫老朋友们来帮忙，顺便拜访好几家沙龙，他能够在那里喝上一两杯啤酒，同时问问有没有人看见身上没有缰绳与马鞍的壮硕俊美白马。

白马不能没有曼哈顿。曼哈顿吸引着他，像磁铁、麦草或母马，像一条开阔、不断延伸的林荫大道。他从桥面走下，突然停住。在他面前有上千条街道，除了风的声音外一片死寂。空荡的街道被白雪覆盖，风呼啸过杳无人迹的雪堆，成为马儿十分喜欢的一座迷宫。白马经过空无一人的戏院、账房，以及丛林般的码头，码头上被雪覆盖的船桅看起来像是高耸的黑色松木林。他走过漆黑的工厂与荒废的公园，以及成排的小屋，里面传来的木柴燃烧味让空气充满了让人安心的甜味。他经过恐怖的便宜旅店，里面挤满了拾荒者和缺胳膊少腿的人。市场酒吧的一扇门被短暂地推开，接着一道滚烫的水柱泼洒上了街道，一股蒸汽蹿往高空。雪橇和马车开始从市场冒出，身体结实的马匹拖拉着货物。白马远离了市场，在那里就算是清晨也会忙碌得像正午，他沿着主街旁沉寂分岔的巷道走，经过曼延的建筑物间偶尔暴露出的钢筋结构。他让自己总是能看见新桥，大桥把美丽的女人布鲁克林和她富有的叔叔——曼哈顿，连接在一起；将城市的手伸向了乡村；大桥终结了过去，因为它们横跨的不只是距离与深邃的河水，还有梦与时间。

白马的尾巴在他沿空荡荡的大街轻快走着时左右摇摆。他像个舞者般移动，这并不让人觉得奇怪：马是美丽的动物，而这匹白马可能是其中的翘楚，因为他总是像和着音乐行动。白马往南走向炮台公园，在一条漫长狭窄的街道上可以看见那里，那是一片白色的、被高耸树木交错的阴影所覆盖的原野。因为紧邻巴特里公园，港口有了新的色调，被绿色、银色与蓝色的不同层次所点缀。在这道彩虹的另一端，在地平线之上，则是一大片白色——那是城市坐落的场景——正随着旭日东升而染上金色。上升的热浪中闪烁着淡金色，直到整座城市变得像是上千座都市的聚集地，或像是天堂的边界。白马停下来注视着城市，他的眼睛被金色光芒所笼罩。当他沉思着那遥不可及却又令人着迷的距离时，从鼻孔中喷出了热气，他像尊雕像般竖立在街道上，此时在他面前的金色光芒在蓝色背景映衬下愈发灿烂。那似乎是个完美的地方，而他决心前往。

他迈步前进，却很快发现街道被巴特里公园的一道巨大铁门挡住了。他绕

了回去走另一条路，却只发现另一扇一模一样的大门。他试了许多不同街道，却也遭遇了许多沉重的门板，没有一扇门是打开的。当他困在这座迷宫时，天空的金色逐渐扩张，似乎覆盖了半个世界。空无一物的白色原野一定是通向那个完美世界的道路，虽然白马不知道如何渡河，却非常渴望进入炮台公园，似乎这就是他此生的目的。他绝望地沿着附近的道路走，穿过巷道，越过被白雪覆盖的绿色草皮，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深邃的金色光芒上。

像是最后一条通往空地的街道末端，他又发现了另一扇门，被简单的门栓锁住。他喘着气，从门上的铁杆之间往里看，浓浊的口气逐渐笼罩他的脸。一切都完了：他永远无法踏进炮台公园，也无法由那里越过碧绿的水波，跃向金色的云朵。他正准备转身返回城市，想找到大桥和回布鲁克林的路，就在此时，周围如此安静，自己的呼吸声就像远方的浪潮，他听见了脚步声。

一开始声音还很微弱，但却持续不断，直到声音大到让白马觉得地面似乎微微颤动，像是有另一匹马经过似的。但那不是马，那些是人的脚步声，他们突然出现在马儿的视线中。透过黑色铁栅门，可以看到他们跑过炮台公园。他们跨着大步，因为风将雪吹到及膝的高度。虽然他们用尽全力地跑，还是像慢动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抵达原野的中心，此时白马看见其中一人跑在众人的前方，后面大约有十二个人在追他。被迫的人剧烈地喘气，有时又会因为突来的力气而猛烈冲刺。有时候他跌倒，但又会迅速爬起，逼迫自己向前。其他人不时跌倒，爬起来也更慢。很快地，众人变得零零散散。他们挥舞着手臂大叫。另一方面，领先的人则保持沉默，除了张开双臂跳过被雪覆盖的高坡低洼，他的身体在奔跑时似乎也变得僵直。

随着男人逐渐靠近，白马开始对他产生兴趣。他移动得很平稳，虽然不像是马匹或是舞者那般随时能跟着自然的音乐舞动，但他的动作充满生命力。似乎纯粹是因为男人移动的方式，整场追逐行动看似有了更深层的意涵。无论如何，后方的人赶上了他的速度。原因令人费解，因为他们穿着厚重大衣与高礼帽，而那男人身上只有一条围巾和一件冬季夹克。他穿着冬靴，而其他人穿着平底鞋，无疑这已经让他们的鞋里塞满了冻得令人麻木的雪，但他们的速度几乎要比他更快，他们似乎对跑步这件事有许多经验并且相当拿手。

其中一人停了下来，双脚在雪中站稳，举起一把枪，对着逃跑的男人开火。手枪的爆裂声回响在公园附近的建筑间，在结冰人行道上的鸽子们吓得飞速冲

上天。前头的人往后看了一眼，接着转向更接近街道的方向，更靠近马儿呆站的位置。其他人也改变方向，仿佛跑在直角三角形上，而男人跑在另一条边上。他们离他约莫两百英尺时，另一个人又开火。枪声近得让白马从呆滞中惊醒并跳了起来。

试图逃跑的男人已经接近大门。白马退到一间小木屋后，他不想跟这一切有任何瓜葛。但由于他的好奇心，白马无法让自己躲藏太久，很快就把头伸到小屋旁的转角去看外面发生的事。逃跑的人猛地一拳把门撞开，移到门另外一侧，并把它紧紧关上。他从腰带上拿出一把沉重的匕首，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力把门栓捶打成无法移动的形状。接着，带着困扰的眼神，他转身往街上跑去。

追踪他的人抵达围栏的同时，男人在一片冰上滑了一大跤。他重重摔到了冰上，头撞到地面，翻了几圈才停下来。当白马看见好几个人像一整队士兵冲向栅栏，他的心脏剧烈跳动着。他们从外表看起来根本就是罪犯：扭曲的脸孔、深锁的眉头、窄小的下巴，像是被缝到脸上去的鼻子和耳朵，以及后退的可笑发际线。他们的敌意像沟槽里冒出的火花般从身上流露而出。其中一人举起手枪，但另一人——很明显是他们的领袖——开口说道：“等一下！他已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我们得用刀子慢慢来。”他们爬上了围栏。

要不是因为那匹在木屋后窥伺着他的白马，倒下的男人可能还是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他的名字是彼得·雷克，他正大声对自己说：“当连马都可怜你的时候，你可就真遇上大麻烦了，你这笨蛋。”这番话驱使他爬起身。他站起来对白马开口说话。其他十二个看不见马的人觉得彼得·雷克要不是疯了，就是在搞不知名的把戏。

“马儿！”他叫道。白马抬起头。“马儿！”彼得·雷克大叫。“拜托！”他张开双臂。其他人陆续来到围栏另一边，他们没加快速度，因为和男人之间只隔了几英尺，街道空无一人，男人也毫无动静，他们相当确定他已经逃不掉了。

彼得·雷克的心跳快到让他觉得身体都在震动。他觉得处境相当荒谬，完全不受控制，就像解体的引擎一般。“老天啊，”他抖得像个机械玩具。“噢，耶稣与圣母在上，求求你们派台装甲车来。”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身上了。

白马冲过结冰的水塘，压低宽厚的白色脖子，向彼得·雷克跑去。彼得·雷克冷静下来，将他的双臂伸向那天鹅般的动物，跳上马背。他又再度挺

起身，甚至枪声响彻在冰冷空气中都难以压抑他的喜悦之情。在优雅的一跃而成为男人的共犯后，白马转身就跑，偶尔挤压腰部以凝聚爆冲的力量。在那一瞬间，彼得·雷克面对着呆住了的敌人们，冲他们大笑。他全身似乎笼罩在轻快完美的笑声中。他感到马儿往前倾，接着冲上街道，将波力·梭姆斯与短尾帮的帮众们甩到后头，他们十二个人靠着铁栏杆，开枪并咒骂着——除了波力自己之外。他咬着下唇，眯起眼睛，开始思考捕捉猎物的新方法。手枪传出的枪响震耳欲聋。

逃出生天之后，彼得·雷克依然疾驰着。踩着松软的雪堆，穿过尚未开门营业的商店，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穿过逐渐苏醒的城市，一路向北。

寒冷早晨的渡口

逃离短尾帮非常容易，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人（包括与其他人一样在五岔路长大的波力）知道如何骑马。他们是水边的帝王，只要有艘小船，他们就无所不能，但在陆地上他们得走路，搭电车，或是坐地铁。他们追了彼得·雷克整整三年。他们不分季节追赶着他，把他赶进他称之为“隧道”的状态——那是他应该能够从中逃脱，却无法就此脱离的永恒动乱。

除了在贝翁尼沼泽的拾蛤人中寻找庇护的那段时间，彼得·雷克得留在曼哈顿，在那里，短尾帮总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听到关于他的风声，并且继续追杀。他必须留在曼哈顿，因为他是个窃贼，而对窃贼而言，在其他地方工作等同于承认自身的平庸。在那三个不安的年头中，他经常考虑搬去波士顿，但得出的结论总是在当地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可偷，城市架构不适合窃贼，地方太小，他在那里可能会惹上灵长类剧毒帮（当地规模不大的帮派），就像他会因为各种理由惹毛短尾帮一样。他听说在波士顿，夜晚的黑暗无比深沉，走在路上不太可能不碰到其他路人。所以他留了下来，希望短尾帮会停止一切。但是无论如何，短尾帮都没放弃，而他这几年的生活（除了在沼泽区的平和休息时间）总是在紧凑的追逐中度过。

他习惯了黎明前被短尾帮众从他临时住所前破烂阶梯一哄而上的脚步声惊醒。无论是他用餐的乐趣，享受女人的场合，还是进入毫无戒备的富人住宅，都被短尾帮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上百次。有时候他们突然在他身边四英尺内现身，而他完全不懂短尾帮是怎么做到的。危机太过紧迫盯人，转圜余地不足，而风险又太高了。

但当有匹马后，事情就不同了。他之前为什么没想过要用马呢？他可以无限延伸自己的安全范围，每当波力打算瓮中捉鳖时迅速逃离对方的魔爪。在夏

季，马可以游泳渡河，在冬天，马则能带他渡过冰层。他不仅可以在布鲁克林栖身（当然还是免不了在城市无穷无尽的迂回道路里迷路的风险），还可以在荒野松林中，华钟山脉上，蒙塔克无边无界的海滩上，以及哈德逊高地——各种地下铁无法到达的地方，而那些地方同样也让短尾帮那群都市佬望而却步；尽管他们爱好杀戮与贪腐，他们依然畏惧闪电、雷击、野生动物、森林，以及夜晚树蛙的叫声。

彼得·雷克驱策白马加速向前。但马儿并不需要提醒，因为他喜欢奔驰，太阳正像个温暖的大火球高挂在楼房顶上，暖了他本就敏捷的肌肉。他喜爱奔跑。他像枚白色的大号子弹，头颅上下摆动，尾巴前后摇曳，耳朵在往前奔驰时随着风向压低。他的步伐大到让彼得·雷克想起袋鼠，有时白马似乎快要腾空飞行起来。

他们没理由要去五岔路。虽然彼得·雷克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也能够躲藏在成千上万供他们寻欢作乐的地下厅室里，但如果他骑着一匹壮硕白马现身，准会让附近所有的眼线十分雀跃。再者，五岔路还不够遥远，他有匹马了，他想要走条更远的路。

他们沿着波威利街走，很快就抵达华盛顿广场，他们像马戏团动物跳圈子一样迅速穿越当地的拱门。现在这个时间早已有很多路人在街道上走动，这些人对这匹鲁莽的马和他的骑士无理地穿路而过颇不以为然。一个站在麦迪逊广场中的警察看到他们从第五大道走上来。当发觉他们没停下来，警察开始重新导引车潮，因为他可以想象疾驰的马匹和脆弱的车辆相撞时的可怕后果。他刚让一长串汽车、卡车和马车的洪流停下来，就看到彼得·雷克和他的坐骑高速冲过来。白马看起来像是一匹活生生的战马雕像，正像枚飞弹般直冲而来。他吹起哨子，挥舞着戴白色手套的双手。这真是史无前例，他们冲向交通路障，时速必定超过三十英里。马车夫纷纷从他们的座位上惊讶地站了起来，老妇人们不敢再看，警察则僵硬地杵在金色小亭子里。

彼得·雷克再次策马前进，他把右臂像长矛般伸出，指向一动也不动的警官。当他们像团模糊白光般掠过他时，彼得·雷克把警官的帽子从他头顶抓走，“请容许我取走你的帽子。”发火的警察迅速转身，拿出他的笔记本，愤怒地像记车牌一样写下了关于白马屁股的详细描述。

彼得·雷克冲进欢乐街，那里的街道错综复杂到他自己停下来，因为他被